





家中郎全集卷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趙景和

閱

疏文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蕙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荊州碑乃統



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  
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未彌敝他日摩耶藏骨  
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  
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  
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  
方淨上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  
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無量義海  
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  
義則未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蕞爾小邑生此



大聖辟彼盲竈值浮木孔而鄉里後主至不聞其名  
遺文闕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  
一院以未此塔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千合  
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免爲之唯  
漸而恒乃可成不二合古法半實主志春然出費  
板橋施茶疏而表出茶良實法今實盡其代費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  
酸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  
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

羈馱之客傷風烟之頓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  
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  
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  
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  
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  
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  
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

食于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  
民策早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  
易錢以舟車通貨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陶  
冶鼓鑄織維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  
道行則叅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  
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  
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  
併廢福田則僧因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  
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



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  
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  
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  
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  
藉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  
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  
而四方行脚不沾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  
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  
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峰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函潭至於幽林邃壑迂迴曲折則天地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竒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

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  
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爲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  
檀自惟蘄鄂去匡爲近又余友孟常兄弟及吳皋倩  
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  
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傭而灌者甃而  
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洩人趾之所踐牛  
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臀計統其衣者一



春當費觀二緡市人雖赤足其襦褌衫裙汚浣之費  
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灑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饗殯  
不時婦女跣至見其皙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徒故  
議者欲斲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華  
至于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乎護其禪而醜見  
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

其亡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尚十之五  
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  
者始困于造閣旣困于治櫝其合力者不過兩三家  
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于  
予余曰此鄉人之耻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  
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  
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業林此卽次之地也郵有宰

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廩于官舍  
取辦于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  
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惟一鉢又以其緇而髡也不  
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  
不急之緇不投一縷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  
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  
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相遞者比比皆是  
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于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



禿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太士之堂每  
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粟是何今昔之懸絕  
也衆香林創始于念淨居士而命名于黃太史托于  
比來僧某斂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  
敢以告荆之宰官長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舍  
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刹宇  
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棊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

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  
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  
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  
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古而  
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腴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  
淺易者士之人伽藍者揖必至蹠見僧乃不怒迨先  
伯修旣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  
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  
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

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  
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  
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  
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  
士習爲修雅將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  
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  
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  
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  
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  
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  
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剝落荆杞中寺  
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爲畦爲澤無復一卷疑  
所倚卽太歲岡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  
祈年未央而省署之侗者知其不合民惑于福田而  
躋竈于輿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  
勝妙喜曰孔子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

辟則臣妾臧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旣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者寬  
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爲通侯爲卿貳  
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敢爲福始謹如  
所約以告里氓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而姑  
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歿心適從越來談未合齒而  
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川書各一通爲



質以英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  
主之願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  
復贊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  
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異濟川居士  
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  
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  
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

之跡不傳卽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  
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  
有之而亦不詳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  
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羞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  
禪師爲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  
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  
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  
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鬣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  
其不爲鎌刃礪石者或亦髯將軍呵持之耳蓋邑人

之不堪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  
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  
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  
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  
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庾而下諸大  
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  
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  
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移教  
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于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

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愬然  
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疏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惟茲紅板  
軌不得方木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囊  
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  
厥律始商

普光寺疏

茅蘊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載與

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亦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  
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于  
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  
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  
生緣安得無刹迨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  
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車久  
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  
塊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采著聞不  
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



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頽久矣近邑長者多  
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  
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  
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  
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爲淨今之所謂刹者  
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丘澆汁也  
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

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  
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  
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 南岳宮修路疏

南岳宮與柳浪湖鄰將新闢路從馬驛通中堤宮之  
南卽柳浪堤守舍見截其堤以防樵者道士以告余  
曰但得取道馬驛復吾堤以通車馬無不可者又語  
之曰宮地龜形也而斷其後爲橋其氣不復續地且  
成曷接之引水而左橋于門之南宮可興也試與形

家商之並告爲爾之香火因緣者道士唯唯乞疏遂  
書而付之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巖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  
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  
動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被劫茫茫  
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亾  
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  
靈鐘存古閣騫舉若鳥翔若口斑生繡題溜雨駁金牀

行道猶不忍給孤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  
露電理歸盡繁華夢幾傷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雲物  
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爲毘盧設  
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柯慈容現沼月  
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無眼觀觀處離林樾  
衆生全眼塵于何得超越峩峩丈六像金土恣裝捏  
花冠耀青髻寶衣披古摺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

窮子背慈父百城間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  
一彈指莊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齒孱陵城披髮大士仗劍  
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獼猴鎖川  
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鍊玄宮成霜摧雨折  
歲屢庚榱梁額上菌芝生行道過者冷淚零道人稽  
首叩階庭青錢赤亥出箱盞絲絲一縷沙一星毘沙  
天子作證明紅髯碧眼靈官靈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飭塗者歿舊鬼嗷嗷與新鬼  
小人無和君子耻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題柱從此  
始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汚邪  
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井閭缸面  
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淨  
侶楞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之厥有白足分衛諸

方寧繭余踵填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  
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草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鐘保  
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僅可歇  
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  
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  
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  
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

衡嶽當偕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  
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歆笠  
婆娑乎其間也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  
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昔爲無厭足  
王國土今遂爲慈氏樓閣烟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  
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  
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爲引其端于是石公爲之說

曰 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仗維雲  
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烟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  
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  
乘雲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  
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  
沉澆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  
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

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  
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遠且不休室中一破竈  
一折脚牀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  
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  
穴窬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  
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孫官鬼穴務窮  
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  
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  
嘗戲謂暉宅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



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  
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  
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  
匠篋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酣歌余  
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  
利其直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  
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  
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  
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

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募修瑞雲寺小引

陸放翁跋妙喜蒙泉銘曰往昔嘗過鄭博士坐有僧  
焉余年少氣豪直據上坐索酒徑醉博上與余曰此  
妙喜也余亦不辭謝方說詩談兵旁若無人其後數  
年余老于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余讀  
至此因念鄉僧度門說法京師時余時方高談一乘  
玩侮講席其意氣豪俊殆出放翁上今再入都法筵  
灰冷求如度門者與語遂不可得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型豈謂凋落至此予之狂尚可悔而老成不可再  
至矣瑞雲寺亦度門說法之所余過而詢之頽落已  
甚追思少年橫放亦在此地而今亦與之俱衰爲之  
感歎寺僧海澄曰此易耳明公但施楮三尺可立化  
瓦礫爲金地余笑曰石公未遽通何得至此雖然借  
是以儻昔狂亦悉檀之一也遂括前言而書之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等山  
齊走遍渚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似堆沙老

阿育衲衣三度敝秋風天踏峨眉千仞碧蜀山銅鐵  
走華夷高舶林林同瓦礫是中應有大心人橐可傾  
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鷺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鵡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色堆  
嵐中有蛾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錫如雲掉  
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舟渡二十一萬  
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一錢丁一緡梗梓豫  
章傾刻具赤面脩髯怒者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虐焰摧爲瓦礫場  
芟萌誅杞作雲堂  
鏡水不波菱芡香  
蘆荻花飛滿寺  
霜刻株爲佛如  
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  
頸腮不辨臂怒張  
腰弓皆曲包沮藏  
皺皮皺目苔蘚裝  
黃面老子面不黃  
雪山行苦骨羸尪  
爰有大心檀越王  
銅山金埴珠倉箱  
入門四顧淚徬徨  
融膏冶液告四方  
三十二相亦何常  
稽首誰家無橐囊  
東村西社皆蓮鄉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倚花  
立番鐵拄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榎楠被  
天黑青髭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驀地相逢  
如舊識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苑叢枯覓不得一丈草深欄楯  
寒寶池波湧車渠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溜濺面髻  
堆灰談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柱蒿  
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介烏紗作  
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北里賢相識山自銖忽  
大千伯等一金錢無差別掃却莓堦貯空月琉璃地  
上光澄徹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  
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  
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

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卽籍名薄上其人爲具供如法  
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  
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  
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  
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  
之

袁中郎全集卷七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樂府

甲子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三冊

卷八 記述

虎丘

上方

天池

靈巖

光福

陽山

橫山

穹窿

岸嶠

楞伽

天平

西洞庭

東洞庭

錦帆涇

百花洲

姑蘇臺

陰澄湖

荷花蕩

歲時紀異

園亭紀略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卷九

記述

湖上雜敘

湘湖

禹穴

蘭亭

鑑湖

西施山

六陵

五泄一

五泄二

五泄三

玉京洞

天目一

天目二

齊雲



石橋巖

鈎臺

遊盤山記

遊紅螺嶮記

遊滿井記

遊高粱橋記

抱甕亭記

文漪堂記

遊崇國寺記

良鄉三教寺記

入東林寺記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景陵 鍾 惺 定

公安 袁宏道 著

武林 張 大 開

記述

虎丘



袁中郎全集卷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張玄 閱

記述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  
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  
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  
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

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  
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  
雷輓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  
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鬪雅俗旣陳妍媸  
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  
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  
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  
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

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  
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  
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  
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  
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  
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  
尋作余旣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  
哉更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  
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



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  
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  
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  
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巖巒巒簇層波疊翠則虎丘  
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sub>時時</sub>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  
諸山爲高而虎丘獨卑<sub>立</sub>向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  
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sub>工</sub>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

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  
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  
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  
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  
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鉤肆  
謔令小青奴罰蓋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  
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

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  
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  
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竒石豔  
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栢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  
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  
間耳土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  
亦少鷄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  
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叅曹無一人可語者余  
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

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  
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巖青畫巒  
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迴片晷宛爾秦餘  
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  
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蕚搖  
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峯頂至今  
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  
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  
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菴內

行脚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  
僧祇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焰空華諸法皆如幻遍  
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閒雲野鶴何天不可飛  
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  
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  
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  
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

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  
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卽翫華  
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  
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屐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  
最盛每衝飈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  
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  
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  
纒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鑿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  
色之于人甚矣哉山又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



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  
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  
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  
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  
減歙溪米氏硯史云巉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卽此石  
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  
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  
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  
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跌斷

腸虛無之畫屨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  
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作父云  
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  
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  
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  
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巒  
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至

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  
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  
湖水作膜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上堤中妖童麗人  
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  
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  
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  
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栢屏蘿幄在在有  
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  
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

點其中豈不入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  
人而以宅鬼悲夫

###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  
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  
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  
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栢一株  
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  
顧望若省覲者每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

典今年六月旱魃爲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  
下初時白日鑠池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巔  
纔拄箭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  
倒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  
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  
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畧嗟夫往日秣疇今爲白  
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

卽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廻甚廣環以佛刹如  
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概也吳越時此  
山最爲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  
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  
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北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  
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  
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迯移者半余



既勘得其寔乃爲減其正額每年稞稅征十之五漕  
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  
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  
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  
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峯巒

峯巒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  
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  
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峯禹所用牽山也其

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惟石摩牙怒  
爪森森欲擢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  
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  
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  
畧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  
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  
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

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邪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擅竒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踏山間不減上方虎丘余在過山下正值紛麗之時竒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即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

為可觀石門尤竒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  
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  
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  
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為齒萃多  
竒石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  
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  
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

遊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  
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余不知  
山爲何物矣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惟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幽爲  
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  
虎伏羣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  
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涵村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  
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再桃有四劔之號梨著大柄

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舟甲有先生  
之邨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  
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  
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濤彌  
天放白板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者雖  
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輿  
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  
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  
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



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峯盆景耳余亦謂  
楚中雖多名勝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  
寂絕人烟竹樹空踈石枯土頽博觀載籍與洞庭爲  
配者或者圓嶠方壺乎若方內則故居然第一矣

###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小視包山差  
小主峯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  
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  
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雖有竒峯峭壁會無

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罍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  
無方丈之榭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  
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  
自具一癖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  
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爰麋鹿  
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涇塞酒樓跨其上僅得小  
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于此故名

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爲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卽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致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食鮑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繇潼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  
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  
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  
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  
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  
塵高詒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  
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  
雲集澳刀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  
無所得舟盪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  
簇鳥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襍燦爛之景不可名  
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  
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  
極矣

歲時紀異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嘆俗



之後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號繁盛郊  
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  
上元以糖圓春糕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字婁亦  
曰米花以卜一歲休咎寒食則拜掃墳墓四月八日  
浮屠浴佛重午以角黍水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七  
夕有乞巧會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花糕十月  
朔再謁墓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  
畧歲節二十四日祭竈次夕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  
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木及辟瘟丹

食物有膠牙餠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  
屬此范書宋事也王志云吳中最重節物迎春日啖  
春餅春糕正月上元作燈市採松葉結棚于通衢下  
綴華燈燈有楮練羅帛琉璃與麩麥絲竹縷諸品皆  
綵繪人物故事或爲花果虫魚之像其懸紙人馬於  
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其夕會飲以  
米粉作丸子油鎚食之行遊五日而罷二月始和樓  
船載簫管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寒  
食戴麥掃墓清明插柳端午簾角黍作雄黃昌陽飲

簪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爲乞巧會釘果皆曰  
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駮駝蹄十月朔再謁墓  
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市馳賀一如元旦入  
臘併力春一歲糧藏之橐固經歲不甞呼爲冬春米  
微黃曰囤心黃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  
燃火爐于門外焰高者喜謂之粃盆田間燃長炬名  
熒田蚕二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春帖畫灰  
于道象弓矢以射祟此王青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  
志皆歲時常態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

日虎丘而皆不書何也虎丘諸山之遊王志亦畧載  
之然在今則尺雪層冰疾風苦雨游者不絕何必二  
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  
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者不能無隱憂矣

園亭紀畧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  
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岡  
清池幽巒翠篠者已為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  
近日城中唯葑門內徐叅議園最盛畫壁攢青飛流

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  
萬壑遊者幾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  
軒豁爽塏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  
耳王文恪園在閩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  
美稍有傾圯處葺之則佳徐岡卿園在閩門外下塘  
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  
堆高三丈濶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  
畫子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占  
木壠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岬高三丈餘妍巧甲於

江南相傳爲朱勛所鑿纜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構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迴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



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  
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纒一舉頭已不覺日酣  
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  
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  
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  
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畧未及徧賞次早得  
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  
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  
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  
觀石簣數爲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  
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  
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  
汗爲雨羅綺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  
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  
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  
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畱

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 西湖三

望湖亭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  
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  
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  
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  
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  
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吊之方子公曰數聲渙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寔邪

孤山峯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

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  
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  
于食淡叅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 飛來峯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  
玉立渴虎奔視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  
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  
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  
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

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竒醜可厭余前後  
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  
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  
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  
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竒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  
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  
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



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竒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慕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濶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瀆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厨

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間詩  
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拈拾幫湊及登  
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  
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  
高峯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旣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  
愛人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  
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

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  
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  
作花氣唯芥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  
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  
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味在龍井  
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  
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  
健未免酸腐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髓汁涔涔下石屋虛朗  
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  
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 南屏

南屏峯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  
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  
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  
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  
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滴派子何得橫生異議

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況其孫耶夫永明  
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尚爾如此吾輩龕根  
浮器不會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  
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  
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  
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  
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

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  
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  
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  
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  
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  
千頃湖光縮爲杯水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  
稍濶然我真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此大



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飲御教塲之日風力稍勁石  
簣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竒事夫石簣之醉  
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渡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  
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  
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  
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輿僻  
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  
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  
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  
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  
急着眼

袁中郎全集卷八終